

Z 大家

一见知命

□ 卞毓方

□ 李剑

人之一生,几乎所有的故事,都从一见开始。

初见,是命运不设防的瞬间。它不鸣锣,不擂鼓,不托梦,以最偶然的一瞥、最轻微的一瞄,悄然揭开人生的帷幕。

吾睁眼之初——并无记忆存留——但最先所见,必是父母、家人,以及那不明就里而又不堪细说的糍粑、贫困。

我算幸运的。这份幸运,源自我的祖父。老人家是乡村知识分子,使我幼年即与纸墨为伍,四岁半时,又被送进私塾。

祖父爱讲命理,曾对我说:“人的一生,无论贫富,都会遇到几个贵人,关键是你能不能认得出、抓得住。”

“您的贵人是谁?”我好奇。
“张馨。”祖父捋了捋花白胡子,毫不迟疑。

张馨是谁?我不晓得,也不关心。我只想知道:“我将来的贵人都有谁,您能算出来吗?”

祖父笑了笑,说:“贵人常出现在命运的转折处,你还小……不过,可以间接窥测一下。”

祖父拿出一部《康熙字典》,是竖排繁体的老版本,许多字都被红笔加圈加注。老人家让我闭目凝神,默默祷告,再任意翻页,随意指点。

我的指头,落在“当仁不让”四字上。祖父面露喜色:“不错,你这肩膀,是担得起事的。这四个字,终将在你命运中应验。具体何人,不好说。但按笔画推算,你中年之后自有体会。”

就这么一翻一指,这也太哄人了吧。倘若天机可以通过如此途径获得,岂不形同儿戏?我是不信。实话实说,日后写文章,为了寻找灵感,玩过类似的游戏,借偶然与偶然的碰撞,激发莫名其妙而特妙的思维火花。

花。至于用它来测字算命,我年岁愈大,愈觉荒诞无稽。

小学、中学、大学,研究生、编辑、记者……一路走来,与人交道无数,却多为匆匆之遇,浅浅之识,草草之交。其中也不乏名字带“仁”的,但都和祖父说的那种“贵人”扯不上关系。

五十岁,得遇余光中的散文——我相信他是我的贵人——从此爱上写作,铁心从文。碌碌无为半辈子,终于有了明确的航向,遂根绝既往的一切犹豫,斩断名缰利锁的羁绊,用日文来说,就是“一生懸命”,用中文来说,就是“一往无前”。

也是从那时起,我才体会到:真正的“见”,从来不是用眼,而是用心。

譬如,初次会晤鲁迅公子海婴,目光扫过他厅中挂着的一幅鲁迅画像,略作逗留,脑海蓦地闪出一个标题《凝望那道横眉》,顿觉灵犀乍现,豁然开朗。回家即据此落笔:“鲁迅是什么?在我,首先是一股扑面而来的元气。《呐喊》是元气,《彷徨》是元气,《热风》也是元气。单独跟鲁迅对话,这感受可能不怎深刻。把他的文章和别个的放在一起比较,孰清,孰浊,孰滂沛,孰飘逸,孰热烈扬扬,孰飘飘飘逸,便泾渭分明,一清二楚。”“鲁迅的文章,仿其皮毛是可以的,却绝对不能克隆。归根结底,是你生命的水银柱无法上升到鲁迅的那种高度。”

又譬如,乘飞机去海南,在万米高空回望尘寰,感到神清气爽,双目如炬,不知你领略过没有?大师们说:距离产生美感。这里不仅有距离,还有高度。距离加上高度,让你产生一种俯视虎眈的俯瞰,许多人和事,变得立体而清晰。我就是在这趟空旅中完成了对周作人、胡适、郭沫若三篇文稿的提炼,标题分别敲定为《高空望石》《梦浮槎》《沧桑诗魂》。

如今时过境迁,回过头来看,我生命中最难忘的“一见”,应该是在写作鲁迅、周作人、胡适、郭沫若之前,1997年春天在北大校园瞻仰蔡元培先生的塑像。其景其情,我在《煌煌上庠》一文开篇,有详尽的描述:

这就是蔡元培(子民)的塑像,坐落在未名湖南岸的春风中;大理石奠基,汉白玉砌座,青铜铸身;说是身,只是自腰而上,端肃凝重的一尊陶像;先生背倚土山,坐北朝南;左临六角钟亭,当初选址的时候,应是考虑到了他黄钟大吕般的人格气韵;前面是一方草坪,柔柔的,嫩嫩的,空气般清新,晨梦般飘逸,铺出一行行的绿诗、绿歌、碧波、青浪,即使在冬季;右侧是挺拔健美蓬勃向上的杂木林,那该是风华正茂的莘莘学子,在承领先生的耳提面命。

蔡元培诞生于1868年1月11日,按农历,属兔,到他1916年12月26日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,时年四十八岁(虚岁四十九),站在近五十岁的高度上倚风长啸,苍茫四顾,自他的双眸中射出的,是一股凛凛的心灵之光,它犀利似剑,冷然有声,凝聚了无穷的历史感悟,先觉者总是超前的,超前者总是孤独的,孤独者总是忧郁的,在忧郁中抉择,在期待中觅路前行,这是古往今来一切大智者生命的基本造型。

我之所以认为那次与蔡公塑像在北大校园的对视,是一见知命,那是因为,我又想起了祖父为我做的测字游戏。这种事,信或不信,全在心理作用,我曾经不以为然,现在,也就是那一天,我感到:直面蔡公,深感他双眸里的一抹剑光,一丝悲悯,塑像前面一行行经冬不凋的小草,杂木林中一阵阵若隐若现的涛鼓轰鸣,在在都隐含着天机。尔后,在写作《煌煌上庠》的过程中,我仿佛听见蔡公对我说:

当仁不让。

仁不他让。
仁如春汛,漫堤自溢。
仁鼎千钧,非臂莫举。
大仁似让,不让之让。
仁者无竟,让德生光。

《红楼梦》写贾宝玉、林黛玉初次见面。黛玉远远看到宝玉走来,凛然一惊,心忖:“好生奇怪,倒像在哪里见过一般,何等眼熟到如此!”而宝玉近前瞅了一眼,则鼓掌大笑:“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。”贾母佯怒:“可又是胡说,你又何曾见过?”宝玉辩解:“虽然未曾见过,然我看着面善,心里就算是旧相识,今日只作远别重逢,亦未为不可。”

一见之人,有时胜过十年旧识;一面之缘,有时抵得百世轮回。世间万象,唯有心灵感应,不必多言。或许是命数所定,抑或是灵魂识途——

总有人,一眼看见你,便看见了过去未来。

《煌煌上庠》乘北大百年华诞的东风,在《十月》杂志1998年第一期问世。它是赶上了好运。《散文海外版》《新华文摘》《散文选刊》《名作欣赏》等相继转载,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全文播发。此事在文坛,固属寻常,在一个学步者,则意义重大。起码,它帮我赢得在《十月》开设大文化专栏的机遇。

于是我明白:蔡元培,是贵人。《十月》的编辑,主编,是贵人。最先建议我为北大百年校庆撰文的那郁余校友,以及点拨我散文突破之道的余光中,亦是贵人。

贵人未必必要锁定某一位。贵人的出现,往往是一环套一环,是天时地利与人和的综合。

也正是这股合力,改写了我人生的走向。

Z 谈数

三篇古文为孩子松绑

□ 古农

北大哲学系楼宇烈教授曾推荐过三篇文章,告诉大家,什么是好的教育,以及如何身体力行去教育和影响孩子。这三篇文章是:柳宗元的《种树郭橐驼传》、王阳明的《训蒙大意》(节选自《传习录》)、龚自珍的《病梅馆记》。

《种树郭橐驼传》讲的是一郭姓驼背老者,人称橐驼。彼种之树,茂盛而果多,无人可出其右,众皆羨且赞。或问其种树诀窍。郭橐驼说,无他,惟顺其本性而已,“顺木之天,以致其性”——挖合适的坑,培疏松的土,栽下后便“勿动勿虑,去不复顾”,任其根系深扎、枝干舒展,由其自由生长。而不像那些“爱之深”的种树人,总觉得树木长得“不够好”,今日挖开土壤看根系,明日刮掉树皮查虫害,后天又修剪枝条求“规整”,看似百般呵护,实则让树木根系不得安宁、枝干不得舒展,最终“虽曰爱之,实则害之”。这像极了当下许多家庭的教育日常:父母为孩子规划了从幼儿园到大学的“最

优路径”,报满了奥数、钢琴、编程等“刚需”兴趣班,监控着每一次考试的排名,动辄纠正孩子“不合时宜”的爱好。他们以为这是“为你好”,却不知过度的干预如同频繁翻动的土壤,会让孩子的心灵根系无法深扎,最终在焦虑的风雨中失去生长的力量。郭橐驼的“顺木之天”,说到底,是对生命本身的敬畏——相信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生长节奏,给他们扎根的时间,根深方能叶茂,本固自然枝荣。

《训蒙大意》则直指儿童天性:“大抵童子之情,乐嬉游而惮拘检。”孩子的世界本就该充满奔跑的笑声,好奇的追问,无拘无束的探索,而不是被条条框框束缚在书桌前。王阳明尖锐地指出,若强行“责其检束”“迫其读书”,只会让孩子“视学舍如狱,不肯入,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”,更令人警醒的是,这种强迫往往会延伸到家庭——有的父母用“为你前途”的名义,剥夺孩子玩耍的权利、否定他们的兴趣,亲子

关系变得剑拔弩张。究其根源,正是这种“名为爱之,实为害之”的教育方式,让亲子关系充满了对抗与隔阂。实不可小觑也。王阳明倡导的“随其兴趣”“诱之歌诗”“导之习礼”,本质上,是尊重儿童的认知规律和情感需求——教育不是让孩子适应成人的世界,而是为孩子的世界保驾护航,让他们在快乐中启蒙,在自由中成长。

《病梅馆记》则以一场“救梅”的行动,以更尖锐的批判姿态,戳破了“标准化教育”的弊病。清代文人偏爱“病梅”,认为梅枝“疏瘦”“欹斜”才显风骨,于是“斫其正,养其旁条;删其密,天其稚枝;锄其直,遏其生气”,用绳索捆绑,用利斧修剪,硬生生将自然生长的梅花扭曲成畸形。龚自珍痛心于此,购病梅并解其缚,让梅花重获舒展生长的自由,让它们重新焕发生机。这“病梅”,不正是那些被功利化教育扭曲的孩子吗?为了“加分”“成才”,多少孩子被按照统一的模板塑造:必须擅长理科,必须会弹钢

琴,却没人问他们真正热爱什么、天赋在哪。有的孩子本该成为肆意生长的乔木,却被修剪成精致的盆栽;有的孩子本该成为灵动的溪流,却被导入刻板的沟渠。龚自珍的“解缚”,是呼吁尊重个体的独特性——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生命,没有所谓的“标准答案”,也没有必须遵循的“成功路径”。好的教育,应该像“病梅馆”一样,为孩子松绑,让他们按照自己的天性生长,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。

三篇文章跨越唐宋明清,却共同指向一个朴素的真理:尊重天性、顺应规律,方能让生命自然生长、各成其美。教育的本质,是让花成花,树成树,人成人。郭橐驼的“不扰”,是给生命扎根的时间;王阳明的“顺情”,是给成长温暖的土壤;龚自珍的“解缚”,是给个性舒展的空间。今天的我们,更需要回望这些经典智慧,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。少一些功利的期待,多一些耐心的等待;少一些主观的控制,多一些对天性的尊重。

Z 跋履

去见瓦卡蒂普湖

□ 李木生

这是好久没有过的怦然心动了。

还背着包,就冲上阳台,被面前的大湖惊住了:她正敞开怀抱,将天、山连同我们惊讶的目光与加速的心跳,一下子拥住了。这是新西兰南岛皇后镇的瓦卡蒂普湖,有南阿尔卑斯山脉环绕着她。与我们隔湖相望的,是厄恩斯路高山,山尖的积雪在湖中映着,透彻的阳光燃着雪的火苗,青碧深透的湖水泛着碎玉般的涟漪,直至遥远的天际。

从新西兰北岛到南岛,一路走来,各具性格的湖泊尽皆让人萦怀,但是只有瓦卡蒂普湖令我有一种前生有缘的感觉。她虽然辽阔却不空旷,有山峦在四围卫佑着,又有小镇守护着,可以让人放心地与其厮磨。朦胧的爱,好似生命初醒,莫名的感动如电流一波一波地荡漾开来。站在她面前我突然明白了黑塞写下的话:“全世界的水都会重逢,北冰洋与尼罗河会在湿云中交融。”不仅是天空,还有海洋,天下的水都是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你我交融。也许,这湖中正有着我的家乡微山湖飘来的湿云落下的雨滴。

有些迫不及待地赶赴湖边。阳光正在水中由浅及深地闪耀着欢笑着,清朗,妩媚;微风弹奏着清越之弦,金玉玉振般沁人

心脾。虽然她只是新西兰第三大湖,最深处可达420米,平均水深也有230米——因深邃而宁静如镜,也因深邃而波涛似海。我住北半球,来到南半球,从中国北部的隆冬来到新西兰的盛夏,见到她竟然亲得不行,犹如见到多年不见的挚友。没有迟疑,就脱了鞋,高高地卷起裤腿,急切地走进湖水里。湖水清冽,冰凉得我一个激灵。面对她,即使敞开心怀,也不能变作一条鱼游进她的深幽处。她似乎懂我的心,牵几朵白云在水里,戏谑道:云也不是鱼,却可以天上湖中,虽短暂却自由。此湖还有一个别号:闪电湖,是说她的形似闪电。地球板块碰撞,火山爆发、冰川的覆盖与移动,一切全都经历之后,这道碧玉般的“闪电”便长留人间了。湖的北端和南端各有河流汇入,还有绵绵的融雪与汨汨的地泉,形成了一个永远新鲜不已的大生命。她甚至还像大海一样,有着自己的“潮汐”:湖面每隔25分钟就上升和下降约10厘米——我则称其为激动不已的呼吸。

在湖边的森林中穿行,是另一种味道。多有参天大树,让人不得不驻足审视,才知道只要在自在的环境中,树的长势几乎没有有限量。巨杉、红栎都高高大大地伸向天空,与身旁的美湖作伴。就连那棵死树,都活成了美的雕塑:它老远地迎接我们,没有了树枝,甚至也没有了树皮,全身白玉一般地裸露于浓绿的森林中,格外醒目与震撼。为了跟上女婿与外孙们的脚步,我随手捡起两根稍直的枯枝擗去偏枝,当作助力手杖,直至将手捏处暖热,也会体会到森林对我的友好。经过两棵倒下的巨柳,就在曾经拍摄《指环王》的湖边,三十米来长的身子有三人合抱的粗细。是什么摧倒了它们?彻底地倒下,非但不死,还活得兴致勃勃,让粗壮的树枝繁荣成一大片绿荫。这也让我想到,有些倒下,真的会再再生成生命的绿荫。

当天深夜,家人都睡了,我穿上毛衣与厚的外套,戴上线帽,一个人依偎着阳台的栏杆,痴痴地望着瓦卡蒂普湖。她安静在温柔里,枕着轮廓清晰的群山,墨色微亮的湖水里,有隐约的星斗萤火虫般明灭不已。我抬头望向夜空,密密麻麻的星辰,发着永恒的光芒。我真切地感受到湖的心跳,平缓而强劲,一刻一刻地诞生着属于它的新的时空。就要迈入74岁的自己,在宇宙的星空下,与瓦卡蒂普湖同频共振着,自省自

励:不管以后还有多少时日,也不管还有多少变幻的风雨,慈悲与爱都不能须臾忘怀。那个在瓦尔登湖畔写下“缺乏爱的生命就是一堆焦炭和灰烬”的梭罗,正是从大自然感受并领悟了这种无垠的爱。那个一生孤独却提倡“兼爱”的老乡墨子,就疾呼“莫若法天”,这个“天”就是“爱人利人”的大自然。我也清晰地触摸到这爱的脉搏,蒸发而起的湿云与浩瀚不息的海洋,可以让天下的水相遇相融并重获新的生命。那棵白玉一般挺立于湖边森林中的“死”树,仿佛正在这渐浓的深夜里向我走来,它依然活得漂漂亮亮。爱,并不难,只要一个一个的善念接踵而至如一朵一朵的花开,只要一件一件的善事用心做好如一颗一颗的果实。记得我们走出湖边森林的时候,我准备将手中的助力杖扔进林中,已经大三的大将手吉米劝我:娃爸,把它们放在入口处的巨石旁吧,也许后来者能够用上。

告别瓦卡蒂普湖是在两天之后的清晨,正下着小雨,山顶的雪与山腰的绿都微茫隐约,湖许是不忍,逃离恍惚着。我拿起一块从北岛捡到的火山石,轻轻地放在阳台栏杆的拐角处,轻轻地自语:替我好好地看着她吧。

Z 跋履

苍马冬韵

□ 李剑

大寒时节,冬阳朗朗,苍马山林凝寒、涧谷清肃,峰峦依旧雄伟挺拔。虽无春夏的姹紫嫣红、秋日的层林尽染,却独有冬日的澄澈疏朗,宛若泼墨勾勒的禅意画卷,清简又隽永。

苍马山景区坐落于临沭县城东北三里处,隶属马陵山系,主峰苍山海拔399米,因“东望沧海”得名,全域面积约30平方公里,其“苍山叠翠”之景,更是位列琅琊八景之首。

此次我们驱车从主峰后山攀登,车行途中,推窗而望,苍马群山绵亘数十里,峰峦起伏令人眼福。同行的史学爱好者杨老师介绍,《续修临沂县志·山川志》曾载:“山在沐东者,古悉以苍山称之。”自后山西北角仰望主峰,其峰平地拔起,挺拔峻秀,状若锥锋直触云天。如今,登顶峰东观黄海日出已成网红盛事,那轮红日破海而出、喷薄腾空的壮观,令人叹为观止,神怡心醉。

苍马山风景区藏有奇石、奇草、奇花、奇林四奇,风光旖旎,引人入胜。景区内象形奇石星罗棋布,大小不一而形姿各异,各藏意趣。立于南峰之阳,自叠翠峪东侧谷底抬首向西仰望,一石宛若威风凛凛的猛虎俯瞰山川,面部斑纹依稀可辨;不远处的中峰东侧,又有石似苍龙腾空而起,龙虎雄峙,蔚为壮观,自古便有“虎踞龙蟠”之誉。站在牛口峪南口谷底东望马山,南北走向的十二座峰头依次排开,雄奇阔朗,逶迤连绵,形若奔马踏川;主峰则如一尊巨龟,殷殷回望东海。峰巅北侧有万斤奇石,手指轻触便微微晃动,南侧有万吨巨石,足尖踏之可感颤颤,便是闻名的“手动石”“脚踏石”;行至苍山东北侧悬崖下,一块巨石突兀矗立,顶平如砥,下临万丈深渊,传闻从苍山之外五个方向皆能望见,故名“五罐鼻”;站在顶峰东观景台西望,对面峰峦宛若若翁修行的老子,凝眸仰问苍天,“老子问天”的美名便由此而来。

坐在枯黄松软的狗皮毡子草铺就的草甸上小憩,忽而念及夏秋时节的盛景:彼时漫山绿草如茵,将山野铺成天然绿茵场;峻谷峭崖间,一簇簇蔷薇花翩然若彩蝶,暗香浮动,沁人心脾。主峰之阴的峡谷,南北绵亘近两公里,西邻植被郁郁的响马岭,东接气势如虹的马山,谷幽林秀,百年树龄的青檀与刺楸遮天蔽日,林中百鸟和鸣,芳馨绕径,泉水叮咚,令人沉醉忘返。

蔷薇、青檀、狗皮草,并称苍马山三宝,亦是“苍山叠翠”这幅锦绣画卷中,最浓墨重彩的一笔。

苍马山历史悠久,人文荟萃,景区内古迹遍布、传说流芳。据《沂州志》所载:“山前有竇王坟,后有秦王柱,中有石室,世传安期生、徐则升仙。”

仙人洞坐落于冠山主峰北侧,面朝东海,冠峰北麓藏石洞两穴,上下相距约三米,因相传张良、徐庶曾在此修炼成仙,故得名仙人洞。《临沂县志》曾这般描摹此洞:“容积不逾方丈,而中有天然之石榻石椅,滑而光泽,若人常坐卧者然。”

1942年4月,中共中央派刘少奇同志赴山东视察指导工作,曾居山下东盘村。彼时春光正好,少奇同志兴致盎然,与众人一同登临冠山仙人洞,眼前秀色令人心折,他欣然挥毫题下“冠山仙境,福地洞天”的佳句,更殷殷勉励众人:“等革命成功了,我们也来做神仙。”

一句寄语,穿越岁月山河,昔日革命先辈对美好生活的憧憬,如今已在苍马山麓落地生根。这片承载着千年人文底蕴与红色记忆的土地,正循着时代的步伐,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焕发出全新生机,将自然之美、人文之韵与发展之灵相融共生。

循马山东坡新修通车的高品质旅游路逶迤下行,便驶入了“花漾山里”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。这片规划面积6.1平方公里的区域,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指引,紧扣农文旅融合发展方向,依托山里等四村的自然风貌与乡土风情,精心打造成为以休闲度假为核心的特色旅游新地标。

沿河行赏,两岸亭台错落,景致如画,滨水休闲区静谧悠然。虽值隆冬冰封,山间却清泉潺潺未歇,越冬绿植郁郁青青,海棠、寒梅、紫罗兰次第绽放,各展风姿。沿岸百果园中,猕猴桃、樱桃、葡萄等优质果树连片成林,寒风里,果农们身影穿梭,剪枝、施肥、松土,动作利落娴熟,忙而有序。那片刚刚完白漆的苹果林,树身绕着齐整的白色腰线,让整片果园宛若梦幻的童话森林。

依托高海拔、低气温的天然禀赋,当地百姓在此规模化种植丹参、金银花、黄芪等道地中药材。步入千亩中药材种植基地,眼前全无冬日常景,反倒暖意融融、生机盎然。药农们抢抓晴好天气加紧管护,药田里旋耕机往来作业,泥土的清新气息扑面而来;田间众人分工协作,翻土、开沟、放苗、覆土,每一个步骤都一丝不苟、井然有序。

大寒时节的马山南麓,从无冬的沉寂,唯有蓬勃的生机在土壤里孕育,融融的春潮在山野间涌动。抬眼望去,十几座钢架大棚在冬下熠熠生辉,棚内硬果番茄、水果番茄错峰挂枝,葡萄、樱桃、水蜜桃与各类叶菜次第生长;连片的小弓棚旁,红灯笼点缀田埂,翠绿的草莓藤上,一颗颗饱满的“红玛瑙”凝着晨露,在暖光里漾着诱人的光泽,鲜活又动人。

当田园风情邂逅新春年味,当农业产业牵手文旅发展,苍马山的冬日,便打破了寒寂的桎梏,处处涌动着温暖与希望。此番大寒登临苍马山,目之所及,既有山林寒涧的清隽禅意,奇石秀峰的自然之趣,又有千年人文的悠远底蕴,红色记忆的薪火传承,更见冬日常青的生机,山野间忙碌的烟火,以及乡村振兴的蓬勃脉动。从自然山水的灵秀,到人文历史的厚重,再到时代发展的鲜活,苍马山的美,不仅在山水形胜,更在岁月沉淀的底蕴,在生生不息的希望。这趟冬日之行,不仅饱览了琅琊八景之首的独特风光,更读懂了这片土地的底蕴与活力——寒雪凝不住山河盛景,冬阳里藏着无限春光,苍马山的每一寸土地,都在时光里生长,在发展中焕新,让人心生眷恋,更满怀期许。